

首次跨界挑战舞蹈《万吨月色》，诗人余秀华——

诗歌像一双翅膀，助我飞向广阔天地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我的万吨月色已经沉入海底，但还不够；在你之前，我已经写下千篇情书，这些够吗？”

9月25日，余秀华诗歌舞蹈剧场《万吨月色》世界首演在上海YOUNG剧场正式发布。这是当代知名女诗人余秀华的首部跨界舞蹈作品，从余秀华的诗歌出发，融合诗词、舞蹈与视觉设计等艺术语言，一场疗愈心灵且充满生命力的跨界之作由此诞生。

今年11月15日至17日，《万吨月色》将正式亮相上海YOUNG剧场，在“2024秋是国际戏剧季”完成世界首演。



余秀华(中)勇敢挑战舞台 主办方供图

挑战舞台：提升自身修为，屏蔽观众视角

作为当代中国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余秀华的人生充满戏剧性。由于身患缺陷，她没办法上大学或工作，只能早早步入人家家排好的婚姻，诗歌成为她找寻生活的唯一出口。2014年，余秀华的诗歌作品经《诗刊》发表后意外走红，引发广泛关注；2015年，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总销量超过40万册，打破了过去20年中国诗歌的销售纪录。

“把拳头打在生活的利刃上，才能接住，满山坠叶……”新闻发布会上，余秀华现场朗诵了她的诗作《初秋》。人们惊讶于她的才情，也好奇她何以有勇气挑战舞台。

对于这个问题，余秀华有一个诗意的回答——“诗歌就像一双翅膀，帮助我飞向不可预知的广阔天地。我知道另一个版本的自己已经蛰伏在阴影中，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当诗歌再次与身体相遇时，我渴望看到这种想象之旅如何在舞台上展开。”

还有一个绝不内耗的回答——“在公众面前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无论是跳舞还是写作，似乎从客观上并不会带给人更多东西。如果我

错过了，观众也不会发现。我写的诗歌好不好，别人读不读，和我本人的关系也不大。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修为，而不是去想观众对你怎么看。《万吨月色》是导演法鲁克的项目，结果好不好，和我关系不大，我并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对于因身体限制，每天“摇摇晃晃”走在这人间的余秀华来说，长时间站立与行走就要消耗极大的力气，跳舞这件事似乎成了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她需要从“负”基础开始训练四肢，每天一遍又一遍地克服身体障碍，努力达成一个舞者应该达成的动作展示。

“我时常觉得自己是渺小的，所以从不强求一定要给观众带去些什么，但跳舞的时候还是想尽可能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好。”余秀华回忆起过去排练落泪的经历时说道。在排练中见证余秀华蜕变过程的经纪人胡海表示：“余秀华身上没有包袱，一直在各种可能性的边界探索。最开始我对这个项目是有些担心的，但看到她在舞台上摇摇晃晃地与自我的局限对抗时，我相信每个观众都无法忽视她的存在。”

以诗起舞：探讨拥抱脆弱，走出生活“阴影”

首首诗——《决心》。强有力的舞蹈、充满艺术感的动态字幕和灯光设计，都被用来诠释余秀华诗歌的韵律与意象，为其诗歌内容构建全新解读视角。演出中，余秀华将与两名专业舞者共同登台，用舞蹈“朗读”一首首唯美的诗歌。两名舞者的贴近与对峙，象征着余秀华内心光明与黑暗的拉扯与碰撞，带领观众共同探索余秀华身上绽放的生命力与每个人都有的矛盾性和二元性。

“我是生活在英国的巴基斯坦人后裔，是移民的身份，余秀华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身体残障的女性，我们都生活在某种‘阴影’下，这是我们的共性。因此影子成为这部作品舞台表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法鲁克·乔杜里通过现场连线向大家阐释了该作品的创作初衷。

法鲁克说：“《万吨月色》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幽默在创作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多力量，也让我们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已经进行过几次展演，包括在伦敦、纽卡斯尔等城市，很多年轻观众对这部作品有很强烈的共鸣，我们认为能引发共鸣是非常重要的。” YOUNG剧场节目总监包含补充说，《万吨月色》是一部特别的作品，它的内核与呈现形式，和“秋是国际戏剧季”的理念高度契合，希望观众能跟随余秀华的脚步，在这部充满活力前沿、多元的作品中感受诗歌、收获勇气、找到拥抱自我的道路。



剧中，张桂梅和学生聊天

B 还原张桂梅：最喜欢她的克制

张桂梅老师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第一版剧本大纲的结尾场景是张老师获得“七一勋章”的时刻，这是她本人的极大荣誉。但张老师对剧本创作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不要着重于表现她的个人事迹和荣誉，要让大家看到全校师生、各级政府为华坪女高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所作出的努力与付出。张老师说，她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无论如何她都会去做，很多人也在为此努力。我听特别感动和震撼，张老师的境界远在我们之上，她更在意女校如何继续走下去。

这部剧播到现在有很多催泪场面。比如，张老师在党代会发言，呼吁建女校的大段陈述。我们不想故意煽情，只想在台词、表演、镜头调度上尽力还原她的发言细节。那一幕，我最喜

欢的是张老师的克制。我问过张老师，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紧张吗？她说，当然紧张。宋佳的表演特别好，她是紧张的、克制的，也是真正动容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她发言的力量。这场发言戏之后，还有记者对她的采访、各级政府对办女校这件事的关切等情节。毫无疑问，这件事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理想因为发言而“意外”成立了，但背后确实有很多人在托举这个理想；所有看似偶然，都是无数人为女校挂心和付出的必然。

至于对张桂梅的塑造，宋佳和张老师一样，是东北人，身上有股虎劲儿，而且在服装造型上特别贴合角色。宋佳也是多次到华坪县同张老师交流，观察、模仿张老师的习惯和动作。宋佳也不希望演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她想还原她眼中这个有大能量、大爱的真人。



宋佳多次到华坪县观察、模仿张桂梅的习惯和动作

C 理解张桂梅：理想依然值得追逐

现在，很多人会提出这类问题：投资学习，值不值？读书还像过去那样是理想吗？我希望看完这部剧，大家能够意识到，教育的意义不在于一时的获得，而在于打开你的世界，让你的人生有更多选择。因为很有可能在没受教育之前，你甚至看不到选项的存在。

我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让很多还在为读不读书、能不能读书而困扰的女性明白，读书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更是消除愚昧的唯一方式。当下，女性应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受教育的可能性，不要受困于任何人的观念而停下追梦的脚步。

另外，希望大家看完这部剧意识到，我们也可以一点点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不一定有张老师这么大的能量，但是理想依然值得追逐。正义、崇高不应该被回避，而应该被歌颂。我们要争取有善念、继而争取有善行，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不完美，我们可以一点点去改善它。

针对女校的教育理念，张老

师说得很明确，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很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但是她们能抓住的只有这一种。因为在当时华坪县这片土地上，这群孩子能够到、能接受、能在最短时间内产生效果的就是苦学和苦读。所以，张老师她们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同时，高考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竞争，对于很多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年轻人而言，读书确实是能让你看到更大世界的唯一方式，当人生没有别的选项的时候，你只能选择眼前能够得着的选项。

张老师也不只提倡苦读，她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对学生有很多心理上的疏导、心态上的同频共振，鼓励她们去奋斗、拼搏。在那种条件下，我相信观众是能理解的。我们更希望还原一种情绪，希望能通过张老师改变眼前这群人的故事，让很多年轻人，甚至很多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意识到，人生有无限可能，不管在多么艰难的境地里，你都可以大胆作出改变，为自己的人生奋斗一把。



剧中，张桂梅带领一众师生备战高考

还原张桂梅的鲜明与丰富

豆瓣9分力作《山花烂漫时》讲述张桂梅的办校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最近，由宋佳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在央视一套、腾讯视频播出，豆瓣评分高达9分。该剧揭开了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这段誓词背后的深意。

“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建立了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教会了大山里的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也以此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袁子弹曾因编剧创作都市女性群像剧《欢乐颂》名声大噪。2021年，她接到任务要讲述张桂梅的办校故事，便与制片团队一起来到华坪县采风、走近张桂梅。很快，她便决定创作一个高燃的“创业故事”。近日，袁子弹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坦言：“创作过程中，我看到了同新闻报道不一样的张桂梅。”

以下是袁子弹的自述。



袁子弹

A 寻找张桂梅：她是个很酷的人



剧中，张桂梅参加党代会接受记者采访

我在2021年接手《山花烂漫时》项目时，第一时间去了华坪县。我们早上六点多从家里出发，下午两点到达昆明，接着又坐了快六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华坪县时已是深夜。我踏上这片土地的一瞬间很感动，我来到了奋斗故事发生的地方。

对于张桂梅老师，我曾看过不少新闻报道。印象中，她更多是一个充满牺牲感的女性形象。但见到她后，我很快作出判断——她是个很酷的人。第一次见面时，张老师正在处理学生问题，一名学生因为家人生病而无心学习，张老师让学生去操场扫落叶，边扫边思考自己对待生活困难和学习的态度，接着让学生拿出医药费单据，由她来帮忙报销。目睹这一幕，我对张桂梅有了实感，她是一个鲜活的、有具体办法的、真正用心搞教育的人。

我看到了她的开朗、健谈、善良、激情。张老师病痛缠身，但精神昂扬。女校课间要做操、唱歌，张老师就拿出大家熟悉的大喇叭喊道：“快点！快点！”而且，她对每一个学生都了如指掌，会一边看成绩单一边分析、想出对策。我也看到张老师完全不一样的一面，她说自己很爱漂亮，刚到华坪县时，大家都觉得她特别时髦，但随着事情变多，她便没有更多精力去追求兴趣爱好。采风过程中，她也会因为聊得开心而忘记吃饭。这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人，怎么还原她的丰富度，成为我最关注的问题。

我们陆续开展了几次集中采风，前后长达一年时间。我逐渐摸索出“写张桂梅”绕不开的当地问题，如：贫困、早婚、教育，以及性别不平等等问题。当女性认为自己应该牺牲，无条件扶植家中男性，努力打工只为攒钱嫁人时，张桂梅努力建女校的初心和根源就显现出来了。我们走过张老师当年家访的路，采访了与女校有关的老师、家长、已经毕业的学生，还原了很多细节。

采风过程中，张老师的做法让我感动。首先，她希望编剧、记者和相关人员尽量减少直接采访在校学生，采访她也需要提前预约采访时间，尽量减少人员进校。外来人员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打扮得太夸张。她想保护学生，不想让太多的采访和关注分散她们求学的注意力，也想尽可能保留学校这片净土。其次，她也不希望我们过度渲染学生的苦难，不希望学生过多想起自己的苦难，更不希望苦难成为一个“卖点”。她说：“学生有自尊心，不希望她们隐私的故事、特殊的家庭被作为噱头搬上荧屏。”

但是，张老师也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创作需求。在华坪采风的时候，我们有幸阅读到了一本还未出版的书籍，详细记录了张老师在多年家访中接触到的学生的故事与经历。我们把这些故事融入几个主要学生形象的创作中。比起孩子们的苦难，她更希望让大家看见孩子们的自尊、自强、拼搏和不放弃。